

瞿秋白 著

# 美 人



二十世纪的开始，是我诞生的时候，正是中国史上的新纪元。中  
国香甜安逸的春梦渐渐惊醒过来，  
一看已是日上三竿，还懒懒的朦胧  
从眼皮伸着不肯起来呢。从我七八  
岁时，中国社会已经大大的震颤动  
摇之后，那疾然翻覆变更的倾向，  
已是猛不可当，非常之明显了。

# 声

名家百味文库

瞿秋白 著

寒人之声

华文出版社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人之声 /瞿秋白著 . - 北京 : 华文出版社 , 1998.3

(名家百味文库)

ISBN 7-5075-0705-X

I . 美 … II . 瞿 … III . 杂文 · 作品集 · 中国 · 现代  
IV . I 2 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00007 号

## 美人之声

著 者：瞿秋白

出版发行：华文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惠军

封面设计：李书英

版式设计：赵培合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社 址：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

电 话：63096781 63097990

邮 编：100800

印 刷：科普印刷厂

开 本：850 × 1168mm 1/32

字 数：195 千字

印 张：9.875

版 次：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0001 ~ 6000 册

书 号：ISBN 7-5075-0705-X/I · 196

定 价：17.00 元

华文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  
华文版图书，印装错误，随时退换

## 编 者 说 明

这套《名家百味文库》，主要选编中国现代和当代部分有较大影响作者的作品。考虑到当前一些读者的需要，所辑录的文章侧重于杂文、随笔之类。首次推出的第一辑（共11册），其中大部分是现代名家的代表性作品，兼顾了不同流派和风格，百花齐放，异彩纷呈，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。

由于这套丛书的一些作者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背景，又受到历史和其他方面的局限，某些文章在思想观念、学术观念、文艺观念等方面，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色彩和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，有的仅是一家之言，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，应注意到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的因素。

还应该说明的是，一些现代名家的作品，在行文用词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上，以及翻译作品的地名、人名等方

面，与现在的要求也不完全一致，为尊重原著，保持原作的面貌，我们在编辑时基本上未作改动。

由于时间仓促和选编者水平有限，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朋友们批评、指教，以使第二辑的选编工作做得好一些。

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《心的声音》绪言 .....    | (1)  |
| 唉！还不如.....        | (4)  |
| 自杀.....           | (6)  |
| 《赤都心史》序 .....     | (7)  |
| 新资产阶级 .....       | (10) |
| 中国人 .....         | (13) |
| “我” .....         | (16) |
| 中国之“多余的人” .....   | (18) |
| 美人之声 .....        | (21) |
| 新的现实 .....        | (24) |
| 生活 .....          | (27) |
| 艺术与人生 .....       | (29) |
| 荒漠里 .....         | (35) |
| 中国的花车和美国的公使 ..... | (41) |
| 这也是“国学” .....     | (42) |

名家百味文库

美 人 之 声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乱弹             | ..... | (44)  |
| 世纪末的悲哀         | ..... | (48)  |
| 画狗罢            | ..... | (51)  |
| 哑巴文学           | ..... | (54)  |
| 一种云            | ..... | (56)  |
| 菲洲鬼话           | ..... | (58)  |
| 狗样的英雄          | ..... | (62)  |
| 猫样的诗人          | ..... | (68)  |
| 吉诃德的时代         | ..... | (71)  |
| 苦力的翻译          | ..... | (74)  |
| 流氓尼德           | ..... | (76)  |
| 鹦哥儿            | ..... | (81)  |
| 沉默             | ..... | (84)  |
| 财神的神通          | ..... | (87)  |
| 狗道主义           | ..... | (91)  |
| 红萝卜            | ..... | (95)  |
| “忏悔”           | ..... | (98)  |
| 反财神            | ..... | (102) |
| 小白龙            | ..... | (105) |
| 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| ..... | (109) |
|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   | ..... | (113) |
| 欧化文艺           | ..... | (138) |
| 《骷髅杂记》序        | ..... | (145) |
| 美国的“同路人”       | ..... | (146) |
| 青年的九月          | ..... | (149)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王道诗话          | (157) |
| 曲的解放          | (159) |
| 迎头经           | (162) |
| 出卖灵魂的秘诀       | (165) |
| 最艺术的国家        | (167) |
| 《子夜》和国货年      | (169) |
| 内外            | (173) |
| 关于女人          | (175) |
| 真假董吉诃德        | (178) |
| 人才易得          | (181) |
| 择吉            | (183) |
| 慈善家的妈妈        | (186) |
| 他并非西洋唐伯虎      | (188) |
| 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 | (190) |
| 《鲁迅杂感选集》序言    | (209) |
| 鬼脸的辩护         | (237) |
| 鬼门关以外的战争      | (242) |
| 学阀万岁          | (277) |

## 《心的声音》 绪言

心呢？……真如香象渡河，毫无迹象可寻；他空空洞洞，也不是春鸟也不是夏雷也不是冬风，更何处来的声音？静悄悄地听一听：隐隐约约，微微细细，一丝一息的声音都是外界的，何尝有什么“心的声音”，一时一刻，一分一秒间久久暂的声音都是外界的，又何尝有什么“心的声音”；千里万里，一寸尺间远远近近的声音，也都是外界的，更何尝有什么“心的声音”。钩辀格磔，殷殷洪洪啾啾唧唧，呼号刁翟，这都听得狠清清楚楚么，却是怎样听见的呢？一丝一息的响动，澎湃訇磕的震动，鸟兽和人底声音，风雨江海底声音几千万年来永不断，爆竹和发枪底声音一刹那间已经过去，这都听得清清楚楚么，都是怎样听见的？短衫袋时表的声音，枕上耳鼓里脉搏的声音，大西洋海啸的声音，太阳系外陨石的声音，这都听得清清楚楚么，却是怎样听见的呢？听见的声音果真有没有差误，我不知道，单要让他去响者自响让我来听者自

听，我已经是不能做到，我静悄悄地听着，我安安静静地等着；响！心里响呢，心外响呢？心里响的——不是！心里没有响。心外响的——不是！要是心外响的，又怎样能听见他呢？我心上想着，我的心响着。

我听见的声音不少了！我听不了许多风箫细细，吴语喁喁底声音。我听不了许多管、弦、丝、竹、披霞那、繁华令底声音。我听不了许多呼卢喝雉，清脆的骰声，嘈杂的牌声。我听不了许多炮声、炸弹声、地雷声、水雷声、军鼓、军号、指挥刀、铁锁链底声。我更听不了许多高呼爱国底杀敌声。为什么我心上又一一有回音？

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我在亚洲初听见欧洲一个妖怪的声音。他这声音我听见已迟了。——真听见了么？——可是还正在发扬呢。再听听呢，以后的声音可多着哪！欧洲，美洲，亚洲，北京，上海，纽约，巴黎，伦敦，东京……不用说了。可是，为什么，我心上又一一有回音呢？究竟还是心上底回音呢？还是心的<sup>声音</sup>呢？

一九二〇年三月六日晚上（庚申正月十五夜），静悄悄地帐子垂下了；月影上窗了，十二点过了，壁上底钟滴嗒滴嗒，床头底表悉杀悉杀，梦里听得枕上隐隐约约耳鼓里一上一下的脉搏声，静沉沉，静沉沉，世界寂灭了么？猛听得硼的一声爆竹，接二连三响了一阵。邻家呼酒了：

“春兰！你又睡着了么？”

“是，着，我没有。”

“胡说！我听着呢。刚才还在里间屋子里呼呼的打鼾呢。还要抵赖！快到厨房里去把酒再温一温好。”

我心上想着：“打鼾声么？我刚才梦里也许有的。他许要来骂我了。”一会儿又听着东边远远地提高着嗓子嚷：“洋……面……饽饽”，接着又有一阵鞭爆声；听着自远而近的三弦声凄凉的音调，冷涩悲亢的声韵渐渐的近了……呜呜的汽车声颤然地过去了……还听得“洋……面……饽饽”叫着，已经渐渐远了，不大听得清楚了，三弦声更近了，墙壁外的脚步声，竹杖声清清楚楚，一步一敲，三弦忽然停住了。——呼呼一阵风声，月影儿动了两动，窗帘和帐子摇荡了一会儿……好冷呵！静悄悄地再听一听，寂然一丝声息都没有了，世界寂灭了么？

月影儿冷笑：“哼，世界寂灭了！大地上正奏着好音乐，你自己不去听！那洪大的声音，全宇宙都弥漫了，金星人，火星人、地球人都快被他惊醒那千百万年的迷梦了！地球东半个，亚洲的共和国里难道听不见？现在他的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已经公布了八十几种的音乐谱，乐歌，使他国里的人民仔细去听一听，你也可以随喜随喜，去听听罢。”我不懂他所说的声音。我只知道我所说的声音。我不能回答他。我想，我心响。心响，心上想：“这一切声音，这一切……都也许是心外心里的声音，心上的回音，心底的声音，却的确都是‘心的声音’。你静悄悄地去听，你以后细细地去听。心在那？心呢？……在这里。”

一九二〇，三，六。

## 唉！ 还不如……

凄凄的月色，冷冷的秋风，一间水阁凭着细细的河声——潺潺潺潺的好像要浮到汨罗江里去——纸窗上微微的白色，衬着黯沉沉的灯光，惨淡淡的人影；岸边的衰柳萧萧瑟瑟的，花台下的落叶槭槭楂楂的，又像是低低的私语，又像是远远的哭声，半明不灭的月光，倒像是东方刚刚发白，树头小鸟啁啾啾啾——母鸟飞出去了，这时候似乎刚惊醒了我的噩梦。唉！还是夜色沉沉的，何尝天亮呢。一年，两年，三年，足足三年了，经过了多少艰难，痛苦，谬误，堕落，如今呢，又是何等的沉寂，恐怖，凄凉，悲惨；还不如……还不如早早的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，双目一瞑，也落得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”。天亮了。推开了水阁门，正遇着一个熟识的乡下人——撑船的——划着船过去。——“喂！我们多时不见了，我今雇你的船往镇江去，好么？”——“对不起。我今天要赶下乡收瓜呢，今年年成倒还好。”划了一桨又一桨，远远的过去了，

---

剩着一荡一荡的水浪。站了半天，红霞掩映着水色天光中的残月。唉！还不如……这是我几年前想……时的感想。

## 自 杀

青年呵！你要自杀么？你如其没有觉着“自杀”的必要，你决不会自杀；要是你已经觉着“自杀”的必要，你为什么还不自杀？自杀！自杀！赶快自杀！你真正有自杀的决心，你要真正做到自己杀自己的地步，不要叫社会杀你，不要叫你杀了社会，不要叫社会自杀。你不能不自杀，你应该自杀，你应该天天自杀，时时刻刻自杀。你要在旧宗教，旧制度，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，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，你这一念“自杀”，只是一线曙光，还待你渐渐的，好好的去发扬他。你既愿意牺牲一切，杀身绝命；你应该更愿意时时刻刻去牺牲，时时刻刻去自杀，你随时随地的困难给你苦痛受，你因此觉得不得不自杀；从今以后，你就要随时随地感受着自杀的乐感——仍旧是随时随地困难的苦痛。这要有何等的决心，何等的勇敢，又有了何等的快乐！自由神就是自杀神！

## 《赤都心史》序

人生的经过，受环境万千现象变化的反映，于心灵的明镜上显种种光影，错综闪烁，光怪陆离，于心灵的圣钟里动种种音响，铿锵递转，激扬沉抑。然生活的意义于客观上常处于平等的地位，只见电影中继继存存陆续相衔的影像，而实质上却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影片。宇宙观中尽成影与响，竟无建立主观的余地。变动转换，复杂万千，等到分析到极处，原无所“有”。然而同样的环境，各人各时各地所起印象各异，——此所谓“世间的不平等性”于实际生活上永存不灭，与世间同其久长。所以有生活，有生活的现象，有生活现象之历史的过程。生活现象之历史的过程既为实质之差异的印显，就必定附丽于一定的“镜面钟身”。于是已出抽象概括的问题而入具体单独的问题。缘此世间的不平等性而有人生经过可说。镜面之大小，钟身之厚薄，于是都为差异之前因。镜与钟的来处，锻炼时的经过，又为其大小厚薄之前因。历史的过程因此乃得成

就。

东方稚儿熏陶于几千年的古文化中，在此宇宙思潮流转交汇的时期，既不能超越万象入于“出世间”，就不期然而然卷入漩涡，他于是来到迅流瀑激的两文化交战区域，带着热烈的希望，脆弱的魄力，受一切种种新影新响。赤色新国的都城，远射万丈光焰，遥传千年沉响，固然已是宇宙的伟观，总量的反映。然而东方古国的稚儿到此俄罗斯文化及西欧文化结晶的焦点，又处于第三文化的地位，不由他不发第二次的反映，第二次的回声。况且还有他个人人生经过作最后的底稿。——此镜此钟置之于此境此界，自然断续相衔接有相当的回射。历史的经过，虽分秒的迁移，也于世界文化上有相当的地位，所以东方稚儿记此赤都中心影心响的史诗，也就是他心弦上乐谱的记录。

《赤都心史》将记我个人心理上之经过，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，所闻所见所思所感。于此时期，我任北京《晨报》通信记者的职务，所以一切赤国的时事自有继续的通信，一切赤国的制度另有系统的论述，不入《赤都心史》内。只有社会实际生活，参观游谈，读书心得，冥想感会，是我心理记录的底稿。我愿意读者得着较深切的感想，我愿意作者写出较实在的情事，不敢用枯燥的笔记游记的体裁。我愿意突出个性，印取自己的思潮，所以杂集随感录，且要试摹“社会的画稿”，所以凡能描写如意的，略仿散文诗。材料的来源，都在我莫斯科生涯中，约略可以分作几种：杂记，散文诗（“逸事”），读书录，参观游

览记。“我心灵的影和响，或者在宇宙间偶然留纤微毫忽的痕迹呵！——何况这本小小的册子是我努力了解人生的印象。”

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，莫斯科，集竟记。